

歸田瑣記

一

15
426
1



門牌 20
號 426
卷 1-4

門牌 15
號 426
卷 1

道光乙巳年刊

歸田瑣記

北東園藏板



歸田瑣記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餐石髓顯芝巖
蓬蘽而行執掌與使溷跡於春廡附名於枕流情則邈矣
非幹濟之才垂纓緹拖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影影
其莫齡猶戀戀於華牒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
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
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勳方其珥筆木
天通籍金馬啓曲江之讌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
競擊丹戟而公甫綴鸚鵡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梅
塢多傳經之彥枕葑六莛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

學頴孫之千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旣而任郡守歷藩牧
莅官句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黼平
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爲霖之願
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鸞鷲一鳴大呂聽律難進
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旣而

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蓋臣畀之封圻頌以節鉞於是五稔
象郡半載胥臺勳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于飯
甌戰衡于餘艗朝知李晟爲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
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
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

著述等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
唐人之閩書沿宋碑之舊例穿穴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
貞臚述耆舊小亦足以正浚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
維世風利澤羣彙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菡林嘉惠
來學書爲韓范之邨吏隨籍湜之後塵公諉以校紬付之
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
則是編也爲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惇書謹撰

歸田瑣記卷一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
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穎之時皆紀朝廷
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為法而
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
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
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為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
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

歸田瑣記卷一

歸田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
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穎之時皆紀朝廷
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為法而
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
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
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為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
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

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
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命復出又
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並不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
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病無事就近
所聞見鋪叙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爲歸田瑣記云爾時
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卽赴上
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揚威
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則出

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
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卽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
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
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月中旬奉到諭旨准其
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浪亭行館二月初旬買舟
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暎夷猖獗揚威將軍
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寇乘機劫奪行旅
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卽回舟北上
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無
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圃方伯簣謝某石

觀察學崇飛興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至此始愈信宦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為則此後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即不必以七十為限昔人所譏突而弁兮已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畱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

泊不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昔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別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尙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亦合

容園余將卧觀湖間語余曰此容園為吾蘇州開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羃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燈子之而已既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敞雖甫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尙多姑令逢見往探之則觀

察之子松崖郡丞適來甚有樂爲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二十餘間尙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間語余曰此名容園爲吾揚州園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甌香中丞之舊宅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爲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燬之後尙可曠觀且頽垣碎礫之間尙有數十本牡丹盛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尙未握謁師宅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力卽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

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卽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爲張園李姓則呼爲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爲阮園是誠不可以己乎因一笑而去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卽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

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卽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尙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爲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凌於此是日卽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爲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卽留余寓園中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于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圍爲五老會而

喚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蘇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者不禁黯然也

芍藥

楊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吾師以脚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徧履花畦真如入衆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蓋千萬朶中一朶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余韻云謝

公應為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為周旋賓主起見而
朱蘭坡和詩云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
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專歸
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余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
山前泉水濁隨緣止止即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
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避暑自題為南萬柳堂以別於
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清湘子畫片
作為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余首題余謹次自題韻

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為附刻於琴經室續詩中詩

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

清湘子亦自號苦瓜和尚臨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時避海氛者多

小宅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屨太平鄉裡補三

邦上餘太平鄉為柳堂入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

敢作誰馴想黃鳥真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堂入景之一南北平分萬

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廿六坡前廿二

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

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辨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

選辭沈着託興遙深已如崔顥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

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閤老亦以為知言
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閤老亦以為知言
 鬼鬼巷
 在揚州日間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
 西俗呼鬼鬼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
 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
 王漁洋為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
 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
 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鬼鬼巷甚隘而路徑
 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為業而門面又相似故
 行人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

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悞人小巷入鬼鬼曾是
 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為之解頰曰我數十年老
 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金刻堵江口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間海上警報怒然憂之當官
 者惟但雲湖都轉明倫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
 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為之
 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尙可有為足
 下所筦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
 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裡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

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爲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
安設鎗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鹽人夫
一二千名各子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以廢艘爲前茅以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
拒隘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爲動念正
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兵倏陷鎮江卽回指
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事遂止余嘗爲都轉題雪舟籌
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時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
挹注煮海本利溥通才得藉手長袖乃善舞海畫卷
上紆宵旰勤下壯風聲樹廢艘柵可資捆徒勇足賈仍願

備不虞芻蕘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當僅以
詩論也

諡法

在揚州日偶與楊竹圃方伯林岵瞻比部揚州談及吾閩

省運之衰因厯考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諡者僅

五人一爲南安洪文襄公一爲安溪李文貞公一爲漳浦

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爲侯官陳忠毅公丹蓋自

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

指不勝屈矣有一家百得諡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

梧及子忠勇公度從子忠襄公世襄懿公芳孫溫簡公應

異數殊榮實古今所希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
取及子提督勇果公世提督藍襄毅公廷及族子襄毅公
元總兵朱忠壯公天而同安提督黃恪慎公有林溫僖公
君胡勤慤公貴李忠毅公庚邱剛勇公良總兵胡武壯公
聲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諡亦盛事也按記此後數
日接閱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陳化成蒙賜諡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共事三閱月

宋研

吾聞宋研最多余齋中卽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
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

上方所儲貢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
舳艫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蠶
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
者常估於蘇過交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
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矣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
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卽攜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
見大駭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攜三十方客
於金陵士大夫競買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
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
但高宗所攜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

鐫夾漈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
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聞谷齊然銘云
曉嵐受上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聞谷居
士爲之銘曰墨繡斑珣閱人幾觚稜剝缺字不毀夾漈有
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裘文
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
卽此研否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聞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絹方牋篆
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

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閣
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
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古者方是以
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間書者鄧析
子轉辭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
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
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
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
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
公羊傳麟有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

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
天下於是太平治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
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
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
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
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書此四字見賜記予以心太平
齋屬伊墨卿書額翁覃溪師見而訝之謂子曰昔陸放翁
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
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脩爲心蓋當南渡之餘日切申
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

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
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爲橫幅而紀其前
後情事如右俾觀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暎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語果
於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尙未成警報踵至有
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
其說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徵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
師洎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
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衆以爲時尙遠姑妄聽之而

已按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卽有之而丙午丁未
爲國家厄會則其說實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
龜鑑十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爲續錄一卷則
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間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
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書歷撫秦莊襄王以後至
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變後
元人續記宋眞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
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
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
序引陰陽書曰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

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巳午爲及煞丁祿居午未爲及煞則
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
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廈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
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
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
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
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禪服

在揚州日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
甫闋將仍還廣西余順口問曰禪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

知所應蓋實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禫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為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喪古亦為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與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記稱為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為夫臣為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為父母禫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然為長子禫蓋庶子為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雜記日期之喪十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為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與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與璠斂注云與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為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

與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璠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
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與字注則但云與璠也
余由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句云濟時
今柱石比德古璠璵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常惟
以璠璵押韻尚宜酌改耳客艷然曰璠璵與璠惟所用之
左傳雖云璠璠而孔子之語則明曰璠璵杜詩高價越璠
璵蘇詩清廟陳璠璵古大家皆如此押韻然則皆非歟余
曰孔子之語本是璠璠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
璠璵耳不得以誤者爲據而以不誤者爲非也三國魏志
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璠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潘尼

贈陸機詩云今子徂東何以贈爾寸晷惟寶豈無璠璠皆
尚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璠璵者實不可不辨耳

鮓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鮓一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柬報之曰
此鮓魚卽爾雅之鮓當鮓曾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
右原比部右原作鮓鮓說甚詳按鮓或作鮓通作時見韻
會爾雅鮓當鮓注海魚也似鮓而大鱗肥美多鯁集韻鮓
音囚似鮓而大鱗肥美多鯁或作鮓惟類篇言其出有時
故名鮓正韻言似鮓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閩秋冬間
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名

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為佳余守荊州過嚴州皆得食之昔人謂荊州有鮓主起刀兵不宜食余以八月食鮓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說亦不盡然也此皆右原說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治疝古方

僑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亦犯此證有客教以荔支核煎湯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

葉珠即薏苡仁也法用東方璧土炒黃色然後入水煮爛放沙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即消沙隨先生亦患此證幸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卻在何書鈔來因即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洗眼神方

暗室燈諸載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藥景錫失明十九年忽有神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分洗之即愈復為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

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為正月初三日
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
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
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蘇酒方

或問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本古庵名
當從尸字頭廣雅釋庵作屠蘇二字孫思邈特書此二字
於已庵集韻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屠蘇今
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之
說可爰也嘗憶得三因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

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為屠蘇酒耳其
方為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
兩二錢各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月中懸沉井中令
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
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者以開通元寶錢燒
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
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
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

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
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
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
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言世嘗以開通元寶錢
被毆傷風方

經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
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合暉嘗刊一秘方云以荆芥黃蠟
魚鱈三味魚鱈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椀重湯
煮一柱香熟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耳此
一方可活二命須廣布之人

小兒吞鐵物方

漳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
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一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樸硝
等藥攻之不下日漸疔瘡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
鐵物方云剗新炭皮研爲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
方試之果炭屑裏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治喉驚方

黃霽青曰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驚喉驚者喉間起疱
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爲雙鷺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
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坪

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譚奇証及治喉鷺
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
細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蟲十箇一并搗入爲末以銀管向所
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
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
後則雙疱忽潰嘔吐膿痰盈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
秋坪歎爲神效眞不啻仙方二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
之品至合壁虱爲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
處得來耳 又喉閉方覺脹滿起疱者急以食鹽自搓于
掌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即治此亦極簡便之方

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治痰迷謔語方

李葛峯太守景嶧曰凡謔語者皆心爲痰所搖應用鮮猪
心一具將辰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爲末藏猪心中外用
牛糞煨熟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猪心煮汁和丸吞下
即愈時蘇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
以告余因記之

治積受潮溼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八棱藤根五錢輕淫羊藿與千
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其又味煎濃

汁配入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壇七月隨量飲
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筠潭方伯
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婿張子良太守寅官農
部時赴 圓明園畫稿車覆與夫為輪所壓傷兩腎子俱
出以為無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申亟錄一
方見示且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鬥篙刺額角而穿以
此藥敷治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
配藥令與夫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箭馬踢跌傷無不

驗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
各一兩各斫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數
錢青腫者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即愈地方官若
能於平時預製以治門毆傷可活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
亦莫便之陰功也

屏賊盜咒

伯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盜賊咒語羈旅路宿
頗可預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處走伽藍把住門處
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
四十九遍勿令雞犬婦女見之

四十文... 合... 大... 文... 良... 之...
 意不善... 手... 童... 小... 童... 小... 奈... 昔... 何... 故... 漸... 景... 日... 出... 却... 向... 東... 式... 爆... 念...
 敵... 何... 所... 知... 只... 云... 十... 十... 四... 十... 次... 盜... 賊... 漸... 去... 賊... 盜... 匪... 甘... 門... 處...
 自... 早... 賊... 憲... 又... 曰... 山... 東... 李... 鼎... 味... 尊... 爵... 異... 盜... 賊... 只... 語... 譯... 亦... 卻... 窮...
 刑... 刑... 盜... 賊... 只... 語... 譯... 亦... 卻... 窮...
 亦... 莫... 則... 之... 劍... 也...
 指... 外... 平... 報... 以... 門... 迴... 回... 兩... 命... 罰... 不... 昂... 而... 藥... 是... 醫...
 總... 青... 觀... 音... 水... 國... 煉... 土... 一... 世... 烟... 燭... 昔... 回... 煉... 之... 唱... 愈... 此... 大... 官... 昔...
 各... 一... 兩... 各... 海... 蘇... 蘇... 未... 煉... 烟... 燭... 土... 身... 重... 香... 用... 黃... 醞... 製... 烟... 燭...
 總... 其... 古... 風... 主... 白... 州... 于... 十... 二... 兩... 白... 五... 天... 和... 主... 南... 星... 劫... 風... 美... 故...

歸口致記卷二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鴻翔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
 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
 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即旋聞因倣裝之頃忽聞
 浙東曠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募民乘
 機劫斂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
 警報屢至探知夷艇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
 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

過丹陽卽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
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慎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曾爲甘隴
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趨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
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
萬金錢與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
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
之計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疆吏所請
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置之失當也七月初至浦城

本擬卽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夷復欲在福州添設
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
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
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
鑿於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頌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
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
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
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
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

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未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甯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番舶交易之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甯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况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援福州之

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概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暎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龍濟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謂以但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

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燄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

俞旨下洽輿情使喚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亭督部方巡臺灣遠在海外省中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爲太湖同知曾以濬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 計典 年薦擢守徐州游至開府以余爲舉主執弟子禮頗恭故余不憚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爲忤而迄不能見諸施行頃聞喚夷竟相擊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住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爲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喚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
運大砲自三千觔至八百觔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
濟皆經奏明令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沈於
海無一座還西者既量核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
峯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
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次
年喚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
之砲遠不敵喚夷之砲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
人者莫如桅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陷皆由於此其火

光逆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
故統軍者驚奔而衆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
今日軍中全坐此病則又何我砲彼砲之分乎自軍興以
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寶山
鎮江之陷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爲夷船所得者約千
五六百座廈門之戰我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火藥
船大艘轟裂沈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
定海之戰葛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頭桅卽
欲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
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卽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

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
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即可傷其數十船沈一船可
殲數十人壞一船可傷數十人尙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
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觔者何以
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大亦不在多並不在專
仿洋砲之式也或謂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
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
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
曾親登寶山砲臺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無突
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嘗與蓮峯提戎坐談半

晌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臺更無
如此之得地勢者而虛砲一轟全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
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
乎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爲言因撫所知
告之亦足厭其言之其法之謂也
居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當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
高人退士所尙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
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
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

有辱駕問訊者無不款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伴以
一刺相報而已戚好中等常慶賀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
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嗤之以爲既省往來而復
赴飲召何以爲守禮余笑答之曰禮時爲大稱次之余本
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醺則收頤養之功於養疴
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
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爲戶部議格不
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

則留中未發比年於邸報中知其御史亦有以此事陳請
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
肯感激徒媵嬰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

觀察

鴻藻

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告索閱舊稿因並錄

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書山

作屏

青陽堂文集

中亦有請鑄大錢一疏稿畫山官職非可奏事當是爲某
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經奏入而未行均不
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款則皆切實可行有輔余前稿所未
及者急備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 一曰嚴收銅收銅
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今各直省州縣軍民人等接東

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除佛像不毀外一切紅銅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監督妥書眼同該花戶當堂稱准隨即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支領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銅觔尅減銀價許該交銅各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呈控審實接贓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尙有不實不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所屬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按東南西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觔以上者以並車刺請

以上者罪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一家藏匿紅銅十觔以上者審實官給首報人賞銀二十兩五觔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予杖八十銅收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觔在藩庫領腳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 二曰嚴採銅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大員監採如有透漏銅觔者本犯按數科罪一觔以下者杖一百一觔以上者滿流五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觔以上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

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分贓計贓准枉法論罪停採之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正八品佐貳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盜採者准透漏銅劬律論罪守鑛官論罪亦與監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 三曰精選銅選銅之法請專用紅銅我朝五代之錢惟雍正錢閒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代偶存古錢皆係白銅與紅銅銅色迥別奸民卽欲毀小爲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

絕盜鑄禍本也 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劬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關支 國帑則數無慮千萬一時斷難應給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解到銅劬開局鼓鑄先鑄當千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戶交銅一劬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共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民間輸銅一劬卽得銀六兩不須損上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 五曰擅贏餘贏餘之法每銅一劬可鑄當千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之費每銅劬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

銅腳費每銅筋去銀五分運錢腳費每銅筋去銀五分共
去銀五錢實存銀七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戶作銅價計
每銅筋淨餘銀一兩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
縣每州縣通算約三萬家家輸紅銅約五筋每縣可得銅
十五萬筋各直省通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筋每
銅筋餘銀一兩五錢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
且隨時開採每得銅一筋除鑛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
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損下自
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 六曰精鼓鑄鼓鑄之
法當平大錢陽文右曰當千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

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
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
當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文右曰當百左曰重二
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由戶部先精
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劑首要潔
淨鼓鑄必極精緻輪郭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
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弊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
有侵蝕銅筋照壞亂錢法罪絞監候 七曰審銖兩銖兩
之法每銅筋鑄當千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
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

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觔共鑄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折半遞減奸民卽欲熾小爲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無盈餘無可爲利盜鑄之源不禁又絕矣 八曰禁剪鑿剪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盜磨錢質而取鉛者重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損壞之人准左右隣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人當千大錢五十枚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 九曰

廣流通流通之法令當千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當三百者作銀三錢當二百者作銀二錢當百者作銀一錢其奇零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使凡民間交易皆准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納課俱准作銀照數輸將其有牙行市僧敢於把持抑阻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三十日慎示信示信之法於未收銅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令民間除佛像不毀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南西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費銅赴各州縣衙門眼同官胥稱准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

同當堂上兌兌明隨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劬給價紋銀六兩將銅劬銀數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領價倘該管官吏有抑勒銅劬尅減銀數等情許該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卽行嚴訊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外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繳者查出每銅一劬以下者予杖責一劬以上者滿流十劬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劬多少官予賞銀此戶部刊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

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匿銅不交之弊俟銅劬收清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部刊刻頒布各直省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紅銅精選潔淨令各直省巡撫委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千大錢枚重庫平二兩作紋庫銀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錢當三百大錢枚重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錢作銀二錢當百大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并完糧納課俱准依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仍用常行當一制錢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年不易倘有牙行市蠹膽敢阻抑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

從重發近邊充軍仍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注明非真足
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鑄雜鉛及剪鑿諸
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按
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一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
駁尙未奉有明文因復私擬一稿以備續陳既奉部行以
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並錄
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爲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爲錢法
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
徒嚴盜鑄之條猶非拔本塞源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
而聽其爲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

者莫此爲甚大約風氣之華靡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
十年以前銅之爲用尙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
爲尤甚如一煖手足之鑪雖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
鏡乃徑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
一鑊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鈺鑊與鼓相配而鳴者爲歲首
戲樂之具從前惟富戶乃有之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
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由豪家相尙踵事增華所
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是省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
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究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
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

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爲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卽乾隆嘉慶錢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爲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卽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爲厲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爲宜令牧令設局公堂以漸收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筋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別有所抵所徵地丁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爲收

銅之資竊又以爲宜從權變通准其開常平倉或卽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旣淨遠者或令銷鎔近者或卽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後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干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礪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責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尙是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賄賂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云聞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遊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桑楚又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且不能辨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雅釋魚鯢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鯢鮪此鯢爲小魚之說

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鯢爲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鯢明爲大魚庚桑楚之鯢明爲小魚彼老宿者獨不顧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飲量

浦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卽豪飲者亦少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杳不可得舊時門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廡時有黃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季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叫喚卽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

懋昭酒力亦驟退惟季堯文廣文松雲尙堪自張其軍一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曦亭映斗者餉客以茶陪飲以火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籍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並不知醉鄉爲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

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向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驥駿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拇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

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
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
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
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
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
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
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
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
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食量

相傳 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
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衆門生餽餞之謂將供一日醉
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
於銅腹以至殺菹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
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
則達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肝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
則以次放摺每賜喫肉淮王公大臣各攜一羊腿出率
以遺文恪轎箱爲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
至家則轎箱之內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
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畧煮之而

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
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
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
鴨切爲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攪啖爲之一快

曼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曼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旣成書僉
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兄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
悉不可以無言因摭拾其事爲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
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脊中一字曼雲又字曼
叔晚號江田田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

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於某日某
時必非凡格已果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
丁卯時也幼慮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即可應童試禁弗使
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香亭先生來督閩學聞其爲文章
宗匠銳欲入試諸季父私縱之出遂補弟子員嗣丁叶所
公憂三季父偕巖公作令黔中攜與俱踰年爲甲寅聞有
恩科遂辭歸與同懷伯兄虛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
科功令新舉人歸督部覆試揭重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
慶己未成進士殿試以十卷頭引見入翰林是年秋
開人寶錄館座主大興朱文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

八人 奏爲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僅見也
在館日屢被紗葛瓜果之 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
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之公亦在選散館一等 授編
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敦留之不獲文恪
嘗語人曰梁三品學事事稱吾意惜其不能飲酒無以傳
吾衣鉢耳雖一時戲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未數
月值滿洲文遠臬少宰督浙學招之入幕時撫浙者爲儀
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節署請業請益所學愈進
既又以省母辭歸旋丁內憂以二親未葬又體中多病遂
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意表六歲學書卽能摹懷

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毅論
學之經年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學篆
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以憚
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縑片楮人皆
寶之中年自以生性卞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之輒
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
押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爲唐昭宗年間所製升字或
是雷升押字驗其二三徽吟聲極清長非千年物不能因
囊空不能購薦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爲俗流所得公
惋惜累日作詩閔之鄉里多詫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

落落寡合尤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曾禹門奮春廖

佩香英為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劇切佩香

早卒公為營墓山中督工四十餘日不倦執杵者皆感激

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隣埋傲骨青山長遣

伴吟魂在京師時惟與同年蕭山湯敦甫金釧高郵王伯

申引之涿州盧厚山坤通州白小山銘桐城吳春麓賡枚

武威張介侯澍為道義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問數

人中有持節來闖者則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跡不入州府

有過訪者輒拒不納以此得孤傲名閉戶讀書謝絕人事

於醫卜堪輿之學靡不宣究自言窮經非力所能雜考據

亦性所不近惟論史及論詩似別有會心之處故今所存

詩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許歲時嘗自錄所作古近體一

帙屬章鉅轉呈同里鄭蘇年先生先生極賞異之詳加評

論勗之以理性情綺學問公為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

授終身不忘詩亦日進五十歲外始勒成定本意欲託章

鉅以傳於世見於自叙中時章鉅方宦游南北公書未及

達遽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從福

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相示

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一副

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為八卷附以館課試律一卷

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學者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門弟子王亦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著尙有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眉評說文小箋雜經發明兩漢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人風格集杜園說杜韓詩細蘇詩鈔以及四書文稿尙不下數十卷藏其壻何旸藹孝廉家論曰公性孤介寡交游薄滋味自言臟腑清虛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常謂公平生有數反家無長物而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至錙銖之入輒相顧動色不苟取下於已者煦煦相歡暱

卽窮獨孤寡惴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與權貴豪富交稍不稱心卽怒形於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時坦易之處則又不可測以恒情此其所以雖踐清華而終歸窮困也憶余與公同上公車以己未元日過杭州西湖初游淨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恍有所思余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舟中詰其故公曰昔曾夢游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作有僧衆謹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尙有未了之事此時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以不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壽序

甲辰中秋接劉次白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序文爲祝旣又思壽序非古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去今謹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靈氣拱山河 恩持前後巖疆節惠播東南芟舍歌白首高風疏傅少蒼生霖雨謝公多卅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教養太和 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爲天救荒最著江南策達變能歸海上船論報自應仁者壽辭榮早占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耆英拜綺筵按兩律矜鍊

名貴固是高手然謂壽序非古則不盡然自前明以來名人文集此體並未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卽與傳記文字無異卽如今秋福州親友公製一序寄祝係王雁汀太史慶雲所撰雖撫部亦極爲擊節此等文自可不朽余亦竊冀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概斥之乎附錄於後以質讀者序云今

上卽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蔭林先生七十誕辰先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城至是鄉之士大夫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共謀以詩文寄祝而授簡於慶雲慶雲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顧辱先生知最淡不敢以不文辭

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敷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世儒冠之家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爲而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謗歸之朝廷是故進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汲汲進取履外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歸既歸之四年特旨召授甘肅藩司擢撫廣西調江蘇

於是再以疾辭可以有爲而後進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暎夷窺我東南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吳淞至寶山口斥堠嚴肅其經畫有方尤在縱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將引疾也遇所知益劇談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再上人莫測所繇疑有所培擊者久之無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拔薦多偉人宦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吳淞孟瀆爲澤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塞道先生多方資送

留養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
自言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爲大矣生
平無他嗜好以著述爲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
居鄉以文獻爲已任於經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選旁及藝
文雜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
今大江南北喁喁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竊謂
先生精神強固疾既有瘳且惟上能保全始終使先生
得以疾辭則亦惟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
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
積精以適神頤養天和相時而動此則都人士所以壽先

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卷二終

